

近日,诺兰导演的大片《敦刻尔克》上映,引起了大众关注。电影表现的是二战中1940年5月底到6月初,英国远征军和法国陆军一部在德军的包围圈中,如何奇迹般地逃到英国的。

敦刻尔克大撤退何以成为奇迹?

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民来说,敦刻尔克这个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,它既是败退的代名词,也是奇迹的代名词。那么,对于我国不那么熟悉二战史的普通观众来说,观看电影《敦刻尔克》时一定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:德国人好像只是派了空军轰炸、潜艇偷袭,最关键的陆军为什么只会对着空船玩打靶,而不认真地消灭包围圈里的英军,反而坐视他们乘船逃跑呢?只看见英法联军奋力逃跑,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吃败仗,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?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地聊一聊。

1939年9月1日,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,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。3日,英、法对德宣战。但是,这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却没有认真地进攻德国,而是宣而不战,使得西线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“静坐战”。就这样,英法坐视了小兄弟波兰的灭亡。

1940年4月,德军开始腾出手来,在西线展开行动。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占了丹麦和挪威,然后在5月10日开始进攻英法。

法国面对它东边的强邻和宿敌德国,一直是心怀畏惧的。以巴黎为核心的工业区,是法国经济重心和战争潜力的主要来源,绝对不能丢失。为了保卫这一政治经济中心,法国在一战前就在两国相邻地段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地带,在一战后则进一步将其加强为“马其诺防线”。对于这一坚固堡垒防线,德军也十分忌惮,因为如果正面进攻之,必将遭受极其惨重的伤亡。所以,德军在两次大战中的进攻,都避开了这一地带,而选择在北翼迂回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德军主力根据“施里芬计划”绕到比利时的平原地带进行突破。他们几乎就要成功了,但是最终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被英法联军阻截住,最终导致了战争失败。二战时,希特勒和德军将领们吸取了教训,转而从比利时和马其诺防线之间的卢森堡—阿登森林一线实施主要突破。

根据这个被称为“黄色方案”的计划,德军在西线投入了A、B、C三个集团军群,共计115个师,约300万人,2700余辆坦克和突击炮,约7500门火炮、1815架作战飞机。其中,C集团军群在最南面,对法国马其诺防线发动佯攻,牵制防线里的法军。B集团军群在最北面,侵入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。英法联军总司令、法国人莫里斯·甘末林将军认为德国会重演“施里芬计划”,并针对性地制定了“D计划”。当德军从比利时、荷兰杀来后,他马上命令英法联军第1集团军群主力北上比利时,以与德军主力决战。

然而,德军真正的突击集团是在中部的A集团军群。它像一把锋利的



电影《敦刻尔克》中一幕,防波堤上等待救援的英军士兵

妖刀,从德、比、法、卢四国交界处刺出,穿越了被认为很难穿越的阿登森林,达到了奇袭的效果。其中克莱斯特指挥的装甲集群,下辖第15、19、41装甲军,集中使用坦克,再一次发挥了闪电战的非凡威力,迅速突破了马斯河,打垮了当面的比利时和法国军队,一路狂飙,以每昼夜50多公里的速度直向英吉利海峡冲去。

直到此时,后知后觉的甘末林将军才意识到,自己在敌军主要突破方向上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。他慌忙调整部署,组织预备队实施反击。但是法军表现不佳,无法抵挡德军装甲部队的攻势。20日,德军进至海边,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的重兵集团后路被截断,被包围在敦刻尔克至麦茨之间的狭长地带,随时有可能被全部歼灭。

英国远征军共有10个师,其中9个处于这个大口袋中。经过21日失败的阿拉斯反击,英国人痛苦地意识到,南下突围已经不再可能,于是下决心从敦刻尔克把远征军撤回英国本土。26日晚,他们启动了“发电机行动”,动员大量船只,包括许多小型民船,在海空军的保护下,横渡海

峡,来挽救他们的小伙伴们。

但是,要在强悍的德军眼皮底下撤退,谈何容易!然而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5月24日下午,包围圈西翼的A集团军群下发了希特勒的命令,精锐的装甲部队在运河一线停了下来,攻势戛然而止。直到26日晚这一命令才被取消。这使得英法联军获得了宝贵的撤退时间,造成了敦刻尔克的奇迹,也让古德里安(时任第19装甲军军长)等德军将领痛惜不已:到口的肥肉,就这样眼睁睁地让它飞走了。

战后的许多论著,尤其是德军将领们的回忆录,都把德军这次错失歼敌良机的原因归之于希特勒神经质的决定。希特勒反正已经是众恶所归,各种责任推给他最简单方便。然而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。原来,希特勒和A集团军群司令伦德施泰特都认为,装甲部队经过快速穿插,损失很大,部队也非常疲劳,急需休整。毕竟,以装甲部队继续进攻包围圈中的几十万英法联军,必然遭受重大损失,会影响接下来消灭巴黎方向法军主力的战斗。而彻底击败法国才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。如果把宝贵的装甲部队消耗在

敦刻尔克,则很可能因小失大,甚至可能两面受敌,造成被动,招致战争的失败。毕竟一次大战德军止步于巴黎城下,最终导致失败,仍然殷鉴不远。事后诸葛亮地评论当时的决策,是很轻松的。但是对于当时的德军上层来说,这种选择是有其道理的,有全局观,分清主次,甚至可能是很正确的。虽然放走了几十万英法联军,却保存了精锐,保证了法国战役的迅速胜利,这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选择。

而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·戈林元帅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有点喜剧性的作用。他见陆军势如破竹地击败了英法军队,觉得空军的风头和功劳被抢走了,于是拍胸脯向希特勒表示,不需要陆军出马,空军单独就可以把包围圈里的英法联军消灭。希特勒也听信了他的保证。这并不是戈林唯一一次把牛皮吹破,他在日后还会多次害苦德国人。可见为了个人利益、部门利益、小团体利益而损坏总体利益的事情,危害是多么大。

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出了33.8万人,其中包括9万法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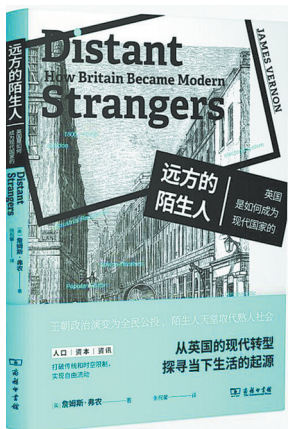
人,为后来的战斗保留了珍贵的种子。虽然重型装备都抛弃在海边了,但是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撤回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,英国可能就靠童子军来保卫了。很可能英国就不会再有信心与德国继续打下去,而与之媾和,而美国也有可能不会参与欧洲的战斗。整个世界历史都将改写。

(赵彦)



《敦刻尔克》 [英]约书亚·莱文 著 重庆出版社

“现代化”的药为何总失灵



《远方的陌生人》 (美)詹姆斯·弗农 商务印书馆

“该怎样走向现代化?”这是一个困扰了许多代人的问题。

有人说,现代化的关键在于“人的现代化”,只要改变了他们的观念,现代化就会自然到来;有人说,现代化的关键在于“制度的现代化”,有了好制度,一切迎刃而解;有人说,现代化的关键在于“文化的现代化”,必须彻底涤荡旧文化、打造新文化,才能走向未来……

这些说法都有道理,可在实践中,却均遭遇挫折。

文化、人的素质、制度等当然重要,可率先步入现代化的英国人当年在这些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吗?难道许多后发国家今天的情况,还不如英国500年前?可见,

用逻辑编织出来的“现代化之药”不太对症。

在詹姆斯·弗农看来,问题关键在历史目标的模糊性上。

500年前,英国人从没提出过实现现代化,他们的制度调整、文化更新等仅为当时需要服务,因为英国人没有参照系,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。

英国当时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快速增长(这也是当时很多国家遇到的问题),农业无力消化,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,进入城市。曾经的熟人社会中,突然挤进来许多陌生人。

正因人口快速流动,创造了“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”,这不完全是为了道义,而是为了利益最大

化。在熟人社会中,谁都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待人,可熟人与生人不断冲突,加大了社会运行的成本,管理者不得不从人治走向法治。

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,从经济理性,到机遇平等,从社会福利,到教育普及……它们都不是道德实验室中的产品,而是在惨痛教训后不得不作出的妥协。

然而,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后发国家所忽视。在现代化的落差下,英国的治理经验被安上道德、思想的光环,成了“标准的解决方案”,被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克隆。于是,历史的目标被神奇逆转,从“应对远方的陌生人”变成了“实现现代化”。可一谈“现代化”,就意味着以英国为模板,就意味着

“落后者”要向“先进者”学习,即使碰了钉子,也主要检讨自己学得不到位,而绝不是别人有问题。

人类的理性是不完全的,我们很难超越历史。人们自以为把握了规律,可事实证明,结果往往在预想之外。这提醒我们,与其为千秋万代而设计,可能不如去营造一个能充分接纳“自涌现”的大环境,应时而动才是真王道。

当然,詹姆斯·弗农绝不认为,现代化是“远方的陌生人”造就的,他更想说的也许是: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个伪问题,不那么重要,重要的应对好当下挑战。

詹姆斯·弗农的看法未必全面,但至少能启迪我们思考。

(蔡辉)